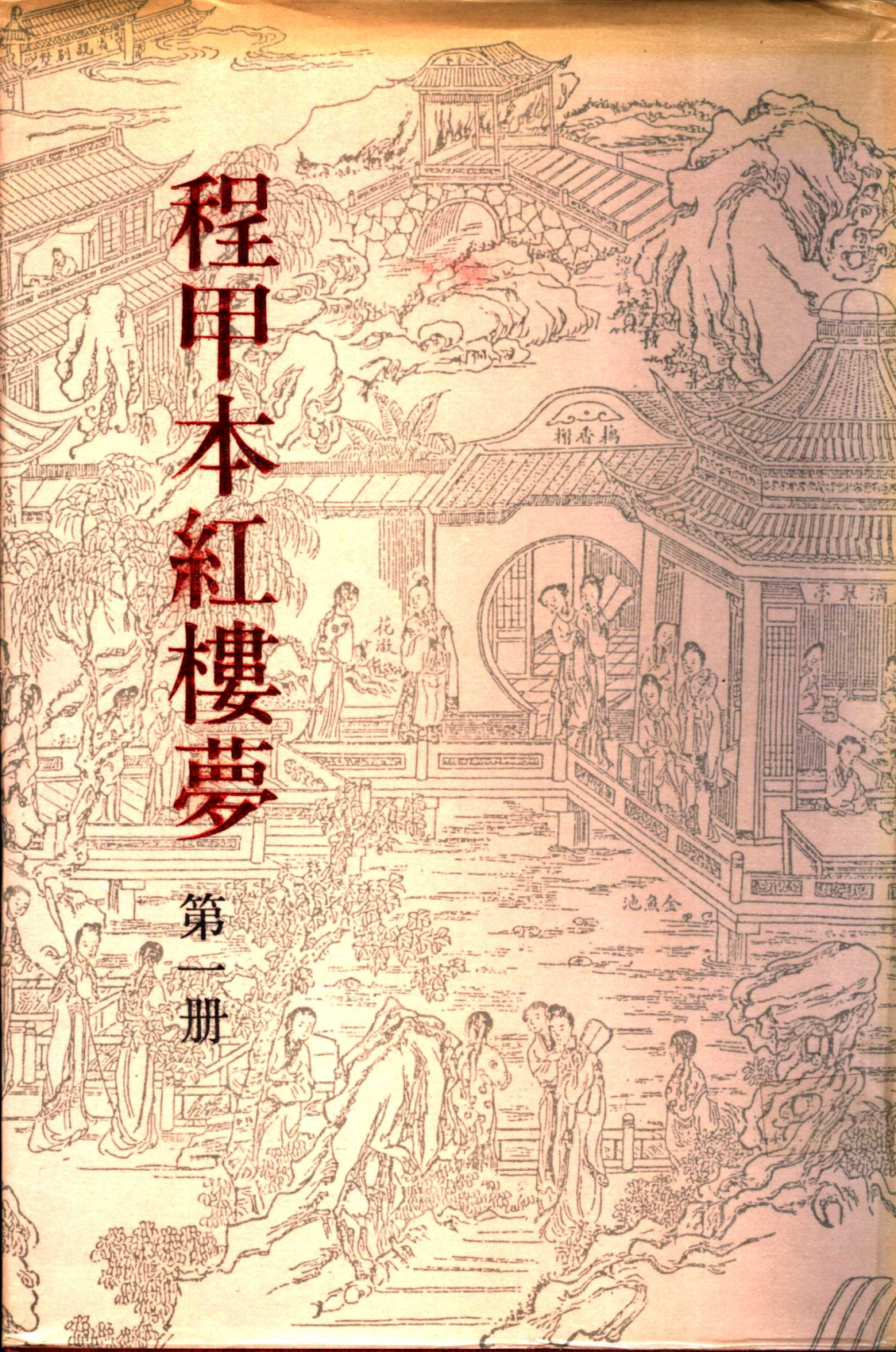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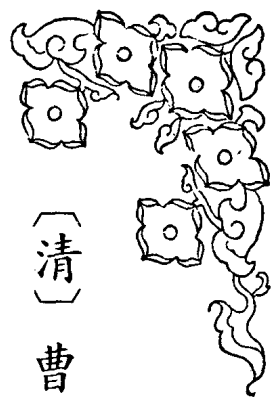




程甲本紅樓夢

第一冊



〔清〕

曹雪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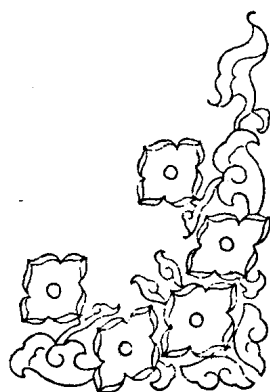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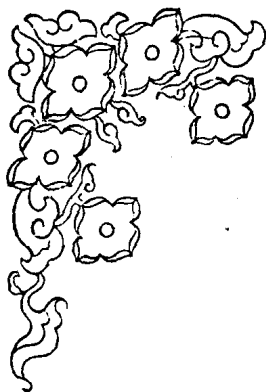
高鶚

著

程甲本紅樓夢

第一冊

書目文獻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189號

(清)曹雪芹 高鶚 著

程甲本紅樓夢

(全六冊)

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文津街七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藍空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·1/32·101.125印張

1992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92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定價205元

ISBN 7—5013—0908—6/K·114

序

——論程甲本問世的歷史意義

馮其庸

一、一部沒有定稿的奇書

《紅樓夢》的出現，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，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它的出現，好比在沉沉昏暗的午夜，忽然升起了一顆永遠不落的明星，由於它的光芒，使人們從昏暗中隱約看到了朦朧的前景，由於它的光芒，使人們從沉睡中漸次甦醒。……

可是這樣一部不朽的巨著，無論是在曹雪芹的生前或是身後，也不論是流傳下來的抄本或是後來的木活字擺印本，統統都處在一個不穩定的不斷刪改之中。大家知道，現今流傳的《紅樓夢》抄本，計有以下十一種（以發現先後爲序）：

一、戚蓼生序本《石頭記》。八十回，一九一二年上海有正書局石印。

二、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（甲戌本），殘存十六回。一九二七年胡適收藏，原爲大興劉銓福所藏。
 三、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（己卯本）殘存三十八回。後又得三回又兩個半回，現共有四十一回又兩個半回。原爲董康所藏，後歸陶洙，現藏北京圖書館。

四、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（庚辰本），七十八回。一九三二年由徐星曙購得，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。

五、戚蓼生序本《石頭記》。南京圖書館藏，八十回。此書與有正石印戚序本基本相同。

六、夢覺主人序本《紅樓夢》。八十回，一九五三年發現於山西。北京圖書館藏。

七、乾隆抄本百廿回《紅樓夢稿》。一百二十回，一九五九年春發現，現藏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。

八、蒙古王府藏本《石頭記》。原八十回，抄配成一百二十回。一九六〇年發現，現藏北京圖書館。

九、舒元煒叙本《紅樓夢》。殘存四十回，吳曉鈴藏。朱南銑有影抄本，藏北京圖書館。

十、鄭振鐸藏抄本《紅樓夢》。殘存二十三、二十四兩回，現藏北京圖書館。

十一、列寧格勒藏抄本《石頭記》。八十回，缺五、六兩回。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藏，現有中華書局影印本。

這十一種抄本，無一是曹雪芹的真正的定稿本，雖然在「甲戌本」上說：

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，增刪五次，纂成目錄，分出章回，……至脂硯齋甲

戊抄閱再評仍用《石頭記》。

玩其語氣，好像是已經定稿了，但實際上這還只是一個再閱評本，從殘存的十六回看，有的回未結尾尚未完成，有的文句尚在修改之中，何況再評之後，現還有四閱評本。就是這個「脂硯齋凡四閱評過」的庚辰本，雖然明明寫着「庚辰秋月定本」的字樣，但實際上這個本子照樣存在着許多缺損，如二十二回末脂批云：「此後破失俟再補」，「此回未成而芹逝矣，嘆嘆！」「暫記寶釵製謎云……」二十五回末尾脂批云：「嘆不能得見寶玉懸崖撒手（手）文字爲恨。丁亥夏，畸笏叟」。七十五回前脂批云：「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對清，缺中秋詩，俟雪芹」等等，以上這些批語，都明顯地標誌着這部奇書，還遠未定稿。庚辰是乾隆二十五年（一七六〇），下距乾隆二十七年或二十八年除夕雪芹之逝，只有二、三年了，而且此後再也沒有署年比庚辰更後的本子，可見得就是這個前八十回，也不是雪芹生前的一個定本。至於庚辰以後的抄本，如臧序本、夢稿本、甲辰本等等，原先在庚辰本上殘缺的文字，都已經統統補足，完整無缺，這更說明了這是後人的補作，並非作者的原稿。在後出的許多抄本上的文字的歧異，除了其中包含雪芹當年增刪五次的改筆外，有一部分就是後人的改筆。所以仔細看看現存的這些早期抄本，就可以看到《紅樓夢》這部奇書，長期以來，迄無定本。不僅僅是作者生前一直在對它批閱增刪，而且是作者逝世後的讀者們（包括抄本的藏者）也仍然在不斷地對它批閱增刪，不僅僅是抄本階段一直沒有停止過增刪修改，就是到了木活字本的階段，這種增刪修改的情況也遠遠沒有停止。據研究，程甲本之後竟有四次抽換木活字重印，即除人們熟知的程甲、程乙本外，還有程丙、程丁本①。而且每次重印都有修訂，如程乙本改程甲本的文字，字

數就達一萬九千五百六十八字，其中前八十回即被刪改一萬四千三百七十六字②，要瞭解這種情況，只要看看程偉元和高鶚在程乙本上的這段「引言」就很清楚了。「引言」說：

是書前八十回，藏書家抄錄傳閱幾三十年矣，今得後四十回合成完璧。緣友人借抄，爭觀者甚夥，抄錄固難，刊板亦需時日，姑集活字印刷。因急公諸同好，故初印時不及細校，間有紕繆。今復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，改訂無訛，惟識者諒之。

一、書中前八十回抄本，各家互異，今廣集核勘，準情酌理，補遺訂訛。其間或有增損數字處，意在便於披閱，非敢爭勝前人也。

一、是書沿傳既久，坊間繕本及諸家所藏秘稿，繁簡歧出，前後錯見。即如六十七回，此有彼無，題同文異，燕石莫辨。茲惟擇其情理較協者，取爲定本。

一、書中後四十回係就歷年所得，集腋成裘，更無他本可考。惟按其前後關照者，略爲修輯，使其有應接而無矛盾。至其原文，未敢臆改，俟再得善本，更爲釐定，且不致盡掩其本來面目也。

……

壬子花朝後一日小泉、蘭墅又識

按壬子是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，距雪芹逝世才二十八、九年。上面這段文字裏說「前八十回抄本，各家互異，今廣集核勘，準情酌理，補遺訂訛」，可見是做了一番相當規模的修訂工作的。其具體改動字數已如上述。但此後不久，又有本衙藏板本《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》問世，其題記云：

《紅樓夢》一書，向來只有抄本，僅八十卷。近因程氏搜輯刊印，始成全璧。但原刻係用活字擺成，勘對較難，書中顛倒錯落，幾不成文；且所印不多，則所行不廣。爰細加釐定，訂訛正舛，壽諸梨棗，庶幾公諸海內，且無魯魚亥豕之誤，亦閱者之快事也。

這段題記，同時又在東觀閣本《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》上一字不易地照登，末尾加「東觀閣主人識」五字。這說明在程乙本以後，其他各家，仍以已刊各本有誤，必須重加修訂的名義，繼續修訂重刊。總之，這種不斷修訂重刻的情形一直繼續下去，直到汪元放的時代也沒有結束。

《紅樓夢》這部巨著，作者生前未能定稿，作者逝世後則是任人刪改刊行，無有寧日。而與此同時，這部書卻又日復一日地深入人心，歷久不衰，這就是這部奇書的一大特點，是任何別的著作所不可能有的③。

二、程甲本的歷史功績

〈一〉程甲本的問世是歷史的必然

乾隆五十六年辛亥（1791）程偉元、高鶚以木活字擺印《紅樓夢》，從此《紅樓夢》一書進入了印刷發行的階段，這並不是一個偶然現象，這是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前提的。程偉元在乾隆五十六年程甲本的《叙》裏說：

《紅樓夢》小說本名《石頭記》，作者相傳不一，究未知出自何人，惟書內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數過。好事者每傳抄一部，置廟市中，昂其值得數十金，可謂不脛而走者矣。……高鶚的《敘》裏說：

予聞《紅樓夢》膾炙人口者，幾廿餘年，然無全璧，無定本。……

程偉元、高鶚在乾隆五十七年爲程乙本所作的《引言》裏說：

是書前八十回，藏書家抄錄傳閱幾三十年矣。……

以上是程偉元、高鶚攞印《紅樓夢》當時及以前二、三十年的情況，也就是雪芹逝世到程、高刻書這一段時期的社會情況。從上面三段材料中，已可見當時社會上對《紅樓夢》的需要。同時，還有周春在《閱紅樓夢隨筆》裏所記的情況，可以參證：

乾隆庚戌（乾隆五十五年，1790——引者）秋，楊畹畹語余云：「雁隅以重價購抄本兩

部，一爲《石頭記》，八十回；一爲《紅樓夢》，一百廿回，微有異同，愛不釋手，監臨省試，必攜帶入闈，闈中傳爲佳話。」時始聞《紅樓夢》之名，而未得見也。壬子冬（乾隆五十七年，1792——引者），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。茲若估以新刻本來，方閱其全。……

甲寅（乾隆五十九年，1794——引者）中元日泰谷居士記

又裕瑞《棗窗閒筆》云：

此書（指《紅樓夢》——引者）自抄本起至刻續成部，前後三十餘年，恒紙貴京都，雅俗共賞，遂浸淫增爲諸續部六種，及傳奇、盲詞等等雜作，莫不依傍此書創始之善也。

又夢痴學人的《夢痴說夢》說：

《紅樓夢》一書，作自曹雪芹先生。……嘉慶初年，此書始盛行。嗣後遍於海內，家家喜閱，處處爭購，故《京師竹枝詞》有云：「開口不談《紅樓夢》，此公缺典正糊塗。」時尚如此，亦可想見世態之顛。於是續之、補之、評之、論之，遂撰遂刻，肆無忌憚，而昧者模形，迷者絕迹，仿效爭趨，流毒至於今日。

上面這些材料，客觀上真實地反映了程甲本問世前後社會上對《紅樓夢》狂熱的情況，特別是最後夢痴學人的話，很清楚他是完全站在反對《紅樓夢》的立場上的，所以他說的當時社會對《紅樓夢》的狂熱的程度是絕對可信的。由此可見程偉元、高鶚投資擺印《紅樓夢》，決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喜好問題，而是整個社會的喜好問題，這就是歷史的必然。如果沒有這樣巨大的社會市場，程偉元、高鶚無端擺印這許多《紅樓夢》，豈不是發瘋！

然而這樣巨大的社會市場，它能夠我們說明什麼呢？我認為它說明當時社會的文化需要，精神需要，思想需要。這就是我說的歷史必然的內涵。

〈二〉程甲本的問世，保全了《石頭記》前八十回的基本面貌

前面已經說過，在《石頭記》的創作過程和後來的刊刻過程中，始終沒有停止過對正文的增刪修改。所不同的是雪芹生前的一些抄本上的修改，是屬於作者創作過程中的修改，並不是局外人的妄改或篡改，其中也包括着可能有的脂硯齋的改革；而雪芹逝世以後，特別是連脂硯齋、畸笏叟等

人也去世以後的許多改筆，自然就與前者截然不同，是屬於局外人的擬改、擬補甚至妄改④。這種改筆，對於作者的原稿來說，只能是屬於一種異化或破壞。然而就《紅樓夢》的流傳過程來說，這種對原稿帶有異化和破壞性質的修改，可以說在有清一代始終沒有停止過。

大家知道程甲本的前八十回就其大概而言，毫無疑問，它是屬於脂本的系統，所以它的印行，無疑是使脂本系統的文字得以大規模地流傳，而且是以一種固定的形式流傳，不是口頭流傳或是以極粗劣的方式抄傳。但是在分疏此點之前，還必須說明，程甲本的底本雖然確是脂本系統的文字，但它也像甲辰本、戚序本、蒙府本等一樣，它們對於雪芹生前的脂本如庚辰本來說，已經是作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字改動或增補了，爲了使讀者明瞭程甲本的此種情況，我特選擇兩段文字作對照，以便增加讀者的感性認識。其一如下⑤。

庚辰	來至石下	席地而坐長談，見一塊鮮明瑩
程甲	到這青埂峰下	坐談，着這塊鮮瑩
庚辰	潔的美玉 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	
程甲	明潔的石頭	一般甚屬可愛
庚辰	那僧托於掌上笑道：形體到也是個寶物了	
程甲		靈

從上面這個表裏，就不難看出程甲本與庚辰本文字上的異同了。下面再舉第二十八回中間的一段文字，庚辰本此回中間只到「肉兒小心肝，我不開了你怎麼鑽」，以下文字斷缺，但此段文字在甲戌本裏不缺，今對照程甲本如下：

唱畢，飲了門杯說道：桃之夭夭。今完了，下該薛蟠。薛蟠道：我可要說了。女兒悲，說了半日，不見說底下的。馮紫英笑道：悲什麼？快說來！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，瞪了半日，纔說道：女兒悲。又咳嗽了兩聲，方說道：女兒悲，嫁了個男人是烏龜。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，薛蟠道：笑什麼？難道我說的不是，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當忘八，他怎麼不傷心呢？衆人笑的彎腰說道：你說的狠是，快說底下的。

上面這段是甲戌本的文字，程甲本的文字對照的結果，只有十三個字的差異，其中加黑點的字是程甲本上沒有的字，旁添的字，是程甲本上的異文和增文。

上面列舉的這兩段文字，當然只佔全書極小的一部份，但程甲本與脂本文字的差異，大體也能有所反映了。由此可證，說程甲本的前八十回是脂本系統的文字是完全可靠的，但它與早期抄本的文字，已有差異了。

如前所論，《紅樓夢》的文字從曹雪芹生前的稿子起，一直到他身後廟市流傳的抄本，迄無定本，一直在不穩定的任人刪改的狀態中。那末，程甲本的問世，豈不是將這種不穩定狀態宣告暫止。儘管程甲本以後的各本仍在刪改，但終究有了一個流動中的被定型下來的本子，因為它畢竟是印本，它可以一次印刷很多，可以便於流傳和保存，從這一點上說，它確是比抄本大大的優越了。試看現

存的十一種抄本，底本是雪芹生前的本子而又較完整的，只有庚辰本一種，存七十八回。其他如甲戌本只存十六回，己卯本只存三十八回，後又發現三回又兩個半回，加在一起，也只有四十一回又兩個半回。其他如戚序本、蒙府本等等，雖然八十回完整無缺，但都是雪芹身後經人整理補綴過的了，假定當年庚辰本也損毀了，那末我們今天豈不是就看不到接近雪芹真本的抄本面貌了，或者雖能看到，也是殘損過甚，無從想像其全貌了。何況，庚辰本以及其他本子，當乾隆壬子、辛亥之際，它畢竟都是「抄本」，而且一般都由藏家珍藏，不可能廣為流傳，所以當乾隆辛亥之際，程甲本問世，這對保全《紅樓夢》或《石頭記》的初貌，不怕遭到更多更大的刪改，確是有功的。

那末，現在庚辰本並未丟失，並且還有其他十種抄本存在，豈不是程甲本終究還是沒有多大作用呢？完全不是如此。僅就研究《石頭記》的前八十回來說，它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八十回完整的本子，這對研究和閱讀都是大有利的，何況程甲本的問世，對於《紅樓夢》的流傳來說，還有更重要的意義。

〈三〉程甲本的問世，促成了《紅樓夢》的第一次大普及

《紅樓夢》從乾隆中期抄本流傳時代起，就受到了社會上特別的歡迎，乾隆後期開始在廟市上抄賣，更是不脛而走，然而這時期《紅樓夢》對社會的傳播畢竟還是有限的，因為抄一部書須要很多時間，純粹靠手抄傳播，其局限性實在太大了。及至程、高的木活字本問世，這才真正突破了手抄的局限，開始了它向更大範圍的傳播，也才真正形成了一股全社會性的《紅樓夢》熱。下面幾段

材料，大體可反映當時的這種《紅樓夢》熱。

一、逍遙子《後紅樓夢序》：

曹雪芹《紅樓夢》一書，久已膾炙人口，每購抄本一部，須數十金，自鐵嶺高君梓成，一時風行，幾於家置一集。（乾、嘉間刊本）

二、犀脊山樵《紅樓夢補序》：

近日世人所膾炙於口者，莫如《紅樓夢》一書，其詞甚顯，而其旨甚微，誠為天地間最奇最妙之文。（歸鋤子《紅樓夢補》，嘉慶二十四年藤花榭刊本）

三、尤夙真《瑤華傳序》：

予一身落落，四海飄零，亦自莫知定所。由楚而至豫章，再由豫章而遊三浙，今且又至八閩矣。每到一處，閱傳有《紅樓夢》一書，云有一百餘回。因回數煩多，無力鐫刊，今所流傳者皆係聚珍板印刷，故索價甚昂，自非酸子紙裏中物可能羅致，每深神往。（丁秉仁《瑤華傳》，道光二十五年慎修堂刊本）

上面這些材料，真實地反映了程本刊行後風行於世的情況，尤其是最後一段材料，反映了湖南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等省，都已形成了《紅樓夢》熱，而且明確記載是程本刊行以後的事，於此可見，程本的刊行，確實是歷史上第一次的《紅樓夢》大普及，然而這種情況還不限於程本，事實上自乾隆辛亥程甲本刊行以後，很快就有了多種翻刻本。今據一粟《紅樓夢書錄》擇要列舉於下：

一、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 本衙藏板本

二、繡像紅樓夢 嘉慶四年（1799）抱青閣刊本

三、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 東觀閣刊本

四、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 東觀閣重刊本，嘉慶十六年（1811）

五、批評新大奇書紅樓夢 善因樓刊本

六、繡像紅樓夢 嘉慶十一年（1806）寶興堂刊本

七、繡像紅樓夢 金陵藤花樹刊本，嘉慶二十三年左右

八、繡像紅樓夢 濟南會錦堂刊本

九、新增批點繡像紅樓夢 佛山連元閣刊本

十、繡像批點紅樓夢 三讓堂刊本

以上十種，大都刊於嘉慶年間，所據底本，都是據程甲本，於此可見在程本刊行後，《紅樓夢》風行的程度確是驚人的，確實可以稱之為一次《紅樓夢》的大普及。

這裏必須指出這個普及本，不是八十回的脂評本，而是一百二十回的程高本活字本。那末我們現在如何來評價這個後四十回呢？第一，我至今認為這後四十回，不是曹雪芹的文字，拿這個後四十回如果與前八十回比，我認為它有三個方面比不上曹雪芹的前八十回。一是思想不如曹雪芹。後四十回的民主思想明顯地比前減弱了，鋒芒不見了，增加了調和的色彩。二是生活積累不如曹雪芹。前八十回的生活都是作者身經的，因此有生活實感，敘事就像是從作者的肺腑裏流出來的，處處都給你一種生活的新鮮感、親切感，後四十回除了有些部分仍具有生活的新鮮感、真實感外，大部分

卻顯得有些模仿前八十回的痕迹。當然後四十回如黛玉焚稿、寶釵送酒等段落，仍不失爲佳章，尤其是焚稿這一段，確實贏得了千千萬萬的讀者，無怪乎有人認爲後四十回的有些段落，是雪芹贗稿，此點雖不能作爲定論，但也可見後四十回的少數佳處仍是令人難忘的。三是文筆不如曹雪芹。認真熟讀前八十回後，確實再讀後四十回，會覺得其文字的味道神韻，其敘事的內涵比起前八十回有明顯的遜色。戚蓼生所說的「注彼而寫此，目送而手揮，似譎而正，似則而淫」的這種境界，求之後四十回就很難得到。

但是以上只是拿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比，因爲曹雪芹實在太過崇高了，所以後四十回難與比肩。但是如果拿後四十回與當時及後來的衆多續書來比，它仍然是衆多續書中的一座高峰，譬如華山，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如果是東峰、南峰、西峰這太華三峰的話，那末後四十回就是北峰。從山下走到北峰已經是十分艱險了，俯瞰周圍也已經是群峰羅列了，但是再仰望三峰，依然是雲霧天外，高不可攀。所以後四十回自有它不可磨滅的位置。

那末，這後四十回的作者是誰，它的來歷如何呢？在沒有其他可靠的證據之前，我認爲仍然應該重視程偉元的話，程偉元說：

不佞以是書既有百廿卷之目，豈無全璧。爰爲竭力搜羅，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，數年以來，僅積有廿餘卷。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，遂重價購之，欣然繙閱，見其前後起伏，尚屬接筭，然漶漫不可收拾。乃同友人細加釐剔，截長補短，抄成全部，復爲鐫板，以公同好，《紅樓夢》全書始至是告成矣。書成因並誌其緣起，以告海內君子。

《紅樓夢序》

要否定這段話，沒有確鑿的、充分的證據是不行的，所以我仍然相信程偉元的話。

特別我要指出在《紅樓夢》的大普及的過程中，造成極大的社會影響的是百二十回的程、高本以及它的翻刻本，而不是八十回的脂本。脂本在其開始流傳階段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，我們看到最早的一些記載如明義等人的詩和題記，都是指的脂評抄本。但是當時流傳畢竟不廣，後來在廟市裏抄賣，流傳範圍廣了一些，但終究因為是抄本，不可能如木活字本及刻本那樣的造成大普及。所以對百二十回本所造成的《紅樓夢》大普及、大狂熱的積極的歷史意義，我們千萬不能低估。下面我再舉兩則筆記以證此論。

一、樂鈞《痴女子》：

昔有讀湯臨川《牡丹亭》死者，近時聞一痴女子以讀《紅樓夢》而死。初女子從其兄案頭搜得《紅樓夢》，廢寢食讀之，讀至佳處，往往輟卷冥想，繼之以淚。復自前讀之，反復數十百遍，卒未嘗終卷，乃病矣。父母覺之，急取書付火。女子乃呼曰：「奈何焚寶玉、黛玉？」自是笑啼失常，言語無倫次，夢寐之間未嘗不呼寶玉也。延巫醫雜治，百弗效。一夕瞪視牀頭燈，連語曰：「寶玉，寶玉，在此耶！」遂飲泣而瞑。

《耳食錄》二編，道光元年青芝山館刊本

二、陳鏞《樗散軒叢談》：

常州臧鏞堂言，邑有士人貪看《紅樓夢》，每到入情處，必掩卷瞑想，或發聲長嘆，或